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女媧石 第十三回 淡花村大賣維新菜 演說壇禍及來賓身

話說瑤瑟聞聽瓊仙私出，不知去向，心中更加不快。冷浸浸從床上扒起來，只見滿院慌張，湘雲也面帶十分憂容。少時前去追趕的都已回來，共道沒見蹤跡。滿院大小沒精打採的，湘雲也歎聲沒法。少時用了朝膳，瑤瑟告辭要行。湘雲也無心堅留，止得使人前去知會社長。少時湯翠仙乘著馬車前來。下得車，執著瑤瑟的手說道：「非是俺不堅意相留，原奈這時心亂如麻。賢佐義氣雲霄，凡事原諒。」說罷，侍女用盤託出黃金百兩，寶劍一柄。翠仙指道：「這物不足以得國女，聊表區區愛慕之心。」瑤瑟辭道：「荷蒙首領如此錯愛，妾已大過所望。所有重賜，不敢拜受。」翠仙笑道：「賢佐如此，便非英雄推誠相待。」瑤瑟不得已，止得收了。少時又牽進一匹馬來，翠仙道：「俺欲將賢佐電馬屈留在此，暫行仿造。特恐有妨賢佐國事奔走，今將俺自騎亞刺伯駿馬一匹，聊供賢佐騎坐，不知意下如何？」瑤瑟笑道：「既蒙首領見賞，區區微物，何足掛齒？得此乘坐，拜賜多矣。」翠仙命設酒餞行，瑤瑟堅意不肯。取了槍，三人互挽，共出洗腦院來，珍重而別。

話說瑤瑟上馬迤邐來到前程，少不得飢食渴飲，夜住曉行。是時正當初夏，天氣燥熱，出得一身臭汗，急欲趕進城市，將息再行。次日來到一個鬧處，名叫紫羅縣。城內居民不下四五千戶，卻光景也鬧熱，似個重要商鎮。城內也有甚麼小學堂、師範傳習所、夜學館。瑤瑟看了一回，心內倒也歡喜。前面有個酒樓，名叫淡花村，多少樓閣，十分精緻。瑤瑟下得馬，將馬弔在欄杆上，取下行囊，行進酒樓來。即有知客前來招待，引至第二樓坐定。問道：「貴客還是單飲，還是待客？」瑤瑟答道：「過往旅人，止是單身。」

少時取出點心三四品，擺在席上，拿出一張菜單，擺在瑤瑟面前。瑤瑟往上一看，上面寫著海城春月，下面排列數十菜品，有所謂東坡肉、阿哥菜、老佛瓜、相爺雜各色名目。瑤瑟不覺奇異起來，喚酒保前來問道：「這東坡肉倒還喫過，至於阿哥菜、老佛瓜、相爺雜，又何所取義？」酒保答道：「客人不知，我這酒樓雖不十分繁華，所往來的都是些維新志士，所以我家菜品，共分兩派：第一是保皇派，第二革命派。客人看的便是保皇派了。」瑤瑟聽了更加驚奇道：「呵！原來菜品也有保皇，也有革命。你且說那阿哥菜是怎的？」酒保道：「那阿哥菜，是我們大阿哥蒙塵西安最賞識的黃芽菜，凡我臣子喫了這菜，便如親對主上，增長愛君之心。」瑤瑟點頭道：「且說那第二。」酒保道：「第二是老佛瓜，原來是老佛爺最賞識，百金一個購買的。我國推翻新政，虐殺志士，全出於老佛爺一人之手。凡屬維新志士，無不痛恨。所以食了這瓜，便如親食其肉，增我等讎敵之心。」瑤瑟點頭道：「且說那第三。」酒保道：「第三是相爺雜，原是李相爺在美洲賞識的。李相爺於維新事業，始終旁觀，為中立黨。食了這菜，生我等儆戒之心。」瑤瑟不住的點道：「好個名目，好個意義！你且說那革命派又是怎的？」酒保聽了，叫聲：「呵呀！」將瑤瑟相了一相，飛跑到內室去了。

少時託出一盤紙煙，一副金絲眼鏡，一副麻雀牌來。取出一張條紙，一枝筆，擺在瑤瑟面前道：「請老爺叫局，單局也好，雙局更佳回張狀元、李探花、十八羅漢、四大金剛，色色都全。老爺，好色藝呀！」瑤瑟笑道：「我不叫局，止是單飲。」酒保又將瑤瑟相了一相，說道：「老爺莫非假充革命派麼？」瑤瑟含笑，答道：「快拿菜單來，別要囉囉。」酒保又將瑤瑟，相了幾相。且行且語道：「怪事，怪事。」少時取出菜單來。瑤瑟拿來一看，上面寫著四個大字道「料理世界」。下面寫著料理之歷史，料理之性質，料理之理論，料理之方針及其目的。入後排列數十品，第一是學生火腿。瑤瑟想道：學生火腿想是學生喫的，這品必好。用鉛筆在單上打個圈。再看第二是文明味噌。瑤瑟想道：這品不知如何？但有文明二字，想必好的，用鉛筆也在上面打個圈。再看第三品是革命花羹。瑤瑟驚道：「為何革命花，又有羹來？」酒保笑道：「我道老爺必是鄉裏革命派。難道革命花是羅蘭夫人，用蘭花做的羹，也不知道麼？」瑤瑟擺頭道：「這品不甚好，且罷。止做兩品來嘗，好時再添。」酒保道：「老爺喝酒，有頂上自由血。」瑤瑟越發驚道：「甚麼自由血，難道血也喝得的？」酒保笑道：「從不見這般外行革命派老爺，這種國民話不懂得，必定要說葡萄酒。」瑤瑟恍然大悟，含笑不止。少時辦出菜來，瑤瑟隨意用了些兒。

忽聞樓外人語喧嘩，絡繹不絕。瑤瑟喚酒保來問道：「外面為何如此熱鬧？」酒保道：「那是講洋教的。老爺是革命派，正聽得著。」瑤瑟想道：甚麼洋教，敢莫是外國傳教師麼？又問道：「教堂在何處？」酒保道：「在東邊釣魚巷，這裏出去往左走，過條正街就是了。」瑤瑟想道：離此不遠，何不前去聽會。估算在此盤桓數日，即將行李交與酒保道：「我這行李，好好將去與主人收著，移時便來，一發謝你。」酒保道：「老爺止管去，我這裏沒個雜人。」

瑤瑟起身下樓，步至街前。止見紛紛眾人，牽老扶少，都說聽講洋教去的。瑤瑟夾在眾人叢裏，移時來到一個巷內大公館門前，壁上帖著五個大字道「國民演說會」。瑤瑟看了大悟，心中笑道：甚麼洋教，原來是演說，可見我國人民智識一斑。眾人挨進會場，場內聽客已滿。瑤瑟不得已，擠到東階站著。移時裏面拍了幾聲掌，即見一人上臺，頭戴一頂花冠，眼夾一副金絲眼鏡，身穿高領窄袖長衫，足穿一雙皮靴。取了冠，與眾人微微點頭。開口說道：「我看今日之問題，非西洋的而東洋的，非白種的而黃種的，非成立的而破壞的。故我等個人不可不豫定其方針，振作其目的，養成國民一般之程度。對於政府之行為，不可不用積極的，而對於個人之決心，不可不用消極的。」言未已，滿堂大笑，都道：「不懂。」那人又道：「諸君，諸君。登此二十世紀活潑之舞臺，見此優勝劣敗之結果，欲解決此獨一無二之問題，下一個圓滿無缺之定義曰：『國民教育，個人教育而已。』夫外界之激急，必根據的內容之腐敗。而勢力之膨脹，到底判定的各個之精神。」言至此，滿堂又大笑道：「這人講天話，不懂，不懂。」那人又將開口，眾人齊掩耳道：「不懂，不懂。」那人滿面發紅，抱慚而退。

隨後又有一人走上臺來，頭上蓬蓬裏披些短發，身著一件學生制服，稽首向眾人說道：「諸君，諸君。死在目前，君知之乎？目今我國大勢全歸各國掌握，海口港峽既為各國所奪，要塞國防亦為各國所撤，鐵道延布於腹心，軍艦直泊於內港。北有俄，南有法，長江一帶已成寄腹之肉。不到一年，東三省便是全國模樣。諸君，革命！諸君，獨立！革命死，不革命亦死。與其遲死，不如早死！與其弱死，不如硬死！」言至此，瑤瑟拍掌喝彩。中有一人大聲呼道：「胡說！明是煽造妖言，誘惑民眾。孔子忠孝二字，難道都不懂得？」臺上那人說道：「孔子之道，天子以安天下、定社稷為孝，臣子以盡瘁國家、致君澤民為忠，並不聞忠於夷狄、孝於外族。」瑤瑟又拍手喝彩。那人又奮叫道：「你們不是排擊洋人，實是謀叛朝廷！」臺上那人又道：「朝廷便是洋人，洋人便是朝廷。你看我國行政用人，那件出於朝廷之手？洋人要如何，便如何。洋人要殺便殺，洋人要撤參便撤參，洋人要土地便土地，洋人要銀錢便銀錢，不過把朝廷做個傀儡，鎮壓我們，使我們不敢反抗。諸君，諸君，還要認賊為父，視敵……」說未了，場內一聲鼎沸道：「差來呀！」止見幾個差役，手拿刑具，肩搭鎖拐，如虎如狼，走上演說臺。大聲叫道：「革命黨休走！快快受死！」將那般人一並捉下。忽有一人指點差役道：「東階上還站著一個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一發斬草除根！」瑤瑟聞言大驚，從人鬧裏一溜，溜出場外。

飛足奔過正街，來到淡花村酒樓門首。止聽得後面足聲雜踏，追隨而至。瑤瑟驚慌失措，不及取得行李，欄杆上解下馬，躍身而上，打上兩鞭，死命逃難。正是飢不擇食，寒不擇衣，慌不擇路，貧不擇妻，也不辨東西南北，有路便行。行不到五六里，後面發聲喊，數人騎馬追來。驚得瑤瑟魂不附體，歎道：今番死也！盡力加鞭，潑風也似，來到一個所在。不好，不好！止見前面一條大河，進退無路。正是：

不是水窮山盡處，也是魂銷魄散時。

欲知瑤瑟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